

弹一曲破阵，舞一回剑歌，意中英雄年少。
焚一瓣心香，饮一樽泪酒，梦里红颜如花。

一翎 著

大宋绝恋

- 人有离合之情，国有兴亡之叹 -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大宋绝恋

一翎一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宋绝恋 / 一翎著. — 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5511-1752-4

I. ①大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4190 号

书 名: **大宋绝恋**
著 者: 一翎

责任编辑: 李 爽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22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752-4

定 价: 4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上 卷

大宋绝恋





第一章

钟情雄才少年郎 世事变幻两相离

楔子：

五代十国，群雄割据，皇室动荡，帝位频更。

后唐末帝李从珂与宰相石敬瑭矛盾激化。石敬瑭以退为进，以身体患病为由乞解兵权，远离皇城任天平节度使，使李从珂疏于防范。不想石敬瑭暗中派忠信刘知远前往契丹，求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举兵讨唐，助其篡位谋权……

窗外，夏日炎炎，知了藏在浓密的树叶间，歇斯底里地聒噪。

室内，几个孩子恹恹欲睡地趴在桌子上，厚厚的书本摇摇欲坠，却正好遮住了孩子们写满睡意的脸。只有两个小家伙支着脑袋，看似听得很认真。前面的孩子穿蓝衫，长得鼻直口方、虎目生威；坐在他后面的孩子穿黄衫，眉如远黛、秀目樱唇，如女孩般清纯妩媚。

瘦骨嶙峋的陈学究捋着老长的花白胡子，摇头晃脑地念：“子曰：‘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’；子曰：‘由，诲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’”

穿蓝衫的男孩撇了撇嘴，不经意地把目光掠向窗外。他看见在那边不远的空地上，几个人正围着一匹白马指指点点。那匹白马长得膘肥体壮，精神抖擞，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想，要是我能骑在那匹马的背上该多好啊。

这时，一个黑脸大汉把白马牵离人群，抓住白马脖子上的鬃毛，一个鹞子

翻身，利落地跨在了马背上。众人齐声叫“好”，然而“好”字未落，那匹白马陡然前蹄离地直起身来！那个大汉还没有坐稳，就被白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仰面朝天掀了下去。大家的“好”字变成了异口同声的惊呼。

“哈哈……”穿蓝衫的男孩拍着巴掌笑开了。他后面那个穿黄衫的孩子急忙扯他的衣服，可是，陈学究已经生气了。只见他先是怔了怔，接着，脸色一黑，眉头一紧，把课本狠狠地掣在桌子上，冲蓝衫男孩吼道：“赵匡胤！”

蓦然听到这一声吼，孩子们全都醒过神儿来，伸直了脖子看过来。

赵匡胤却泰然自若地站了起来。

陈学究气坏了，他可是洛阳一带小有名气的学者，连七老八十的乡亲也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一声“先生”，可赵匡胤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竟敢不拿他当回事儿，简直岂有此理！

“赵匡胤！背！《论语·学而》！”陈学究气冲冲地命令道。如果赵匡胤背不上来，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狠狠教训他一顿。这个无法无天、目中无人的赵匡胤，不是一次两次惹是生非了，早该好好管管了。

“……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……咦？先生，那孔圣人被你说得无所不能，那他会骑马吗？”赵匡胤背着背着，突然间，脑际灵光一闪，指着窗外的白马问陈学究。

“孔圣人自然会骑马，他经常乘马车出游……”陈学究不满地瞪他，“好好背书！问这些做什么？”

“他乘马车能东征西战平天下吗？”赵匡胤笑问。

“这……他……”陈学究窘态百出。

“哈哈……既然如此，他又怎称得上‘无所不能’？难道大兵压境，他对敌兵口念‘之乎者也’就能退兵？我看，纸上谈兵还差不多！”赵匡胤大笑起来，其他的孩子也跟着起哄。

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！

陈学究气得吹胡子瞪眼无话可说。

这时，就听不知谁叫了一声：“看！那匹马！”

大家闻声望向窗外，只见那匹白马仰天长啸，前掀后蹶，又一次把骑在它背上的人摔了下来。

赵匡胤立刻就顾不得和陈学究探讨孔夫子的事了，急三火四地跑出了门。他太喜欢那匹白马了，他要试试能不能驯服它。

赵匡胤这一跑，那些个贪玩好耍的孩子全都一哄而起，跟着拥到了屋外的空地上。

陈学究气得发昏，可最后，他也跟在孩子们的身后走出了屋子。

白马已经成功地摔下两个彪形大汉，很得意地站在那里，愈发神气活现。

这时，一个军士模样的人站了出来，大模大样地走到白马跟前，说：“骑马？还得我们这些官兵来骑给大家看看！”说着，就动作潇洒地跃上了马背。

白马先是站着不动，很乖顺的样子。那个军士就显摆起来，双腿一夹马肚，喊：“驾！”

那匹白马没有甩开四蹄奔跑，反而猛然间四腿一屈，身子一侧，就地打了个滚儿！要不是那个军士身手敏捷躲开了，就被那白马给压碾死了。看着他灰头土脸的样子，在场的人，包括陈学究都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这匹胡马性子太烈了，非常人所能驾驭！”军士狼狈地退回到人群中。

“贺敏，你信不信我能驾驭它？”赵匡胤对身边穿黄衫的孩子说。

“你？”贺敏上上下下打量他，满脸怀疑的神色。

“对，我！你瞧好了！”说着，赵匡胤走到了白马身边，可他站在那里，刚有马腿高，能不能骑上马背都是个问题。

“公子，快快退下，别让马给踢着！”家仆赶紧过来拉他。

好个赵匡胤，只见他推开家仆，退后几步，往前一段助跑，在靠近白马身侧时，猛然弹跳起来，同时，他抓住白马的鬃毛顺势一翻，竟然稳稳地坐在了马背上！

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那白马好像认主似的，居然一动不动，神态祥和！

大家都看傻了眼。

赵匡胤抓着缰绳，一抖，那白马慢慢踱起步来，丝毫没有了刚才的桀骜不驯。

大家正惊叹不已，突然间，那白马长嘶一声，撒开四蹄，英姿飒爽地围着那块空地跑了起来！大家都为赵匡胤捏了把汗，而他小小的身体紧紧伏在马背上，跟黏在上面似的，随着马的疾驰，闪成了一片光影！

当白马再次绕到陈学究面前时，身子陡然一耸，豪气冲天地抬起前蹄嘶了一声。陈学究吓得面如土色，惨叫了一声跌倒在地上！

“反了，反了！赵匡胤，你竟敢纵马伤人！”陈学究哆哆嗦嗦地指着赵匡胤骂道，“你给我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休想再踏进我学堂半步！”

赵匡胤闻言，一收缰绳，那白马立刻乖乖地停了下来。呵，这白马还真和我心意相通呢！想着，赵匡胤心花怒放，不以为然地冲陈学究说：“与其学那

孔夫子只会纸上谈兵，不如学历代帝王信马由缰、征战沙场、建功立业！”

赵匡胤这句话一出口，全场震惊。大家看着马背上意气风发的赵匡胤，不由暗暗称奇，有志不在年高，这话不假。

陈学究可不这么想，他龇牙咧嘴地冲着赵家家仆和护卫们气呼呼地叫：

“去！把你们家老爷叫来！我要告诉他，赵匡胤无心读书又目无尊长，还肆意贬损先贤，竟然……竟然还敢纵马伤人！我……我是教不好了，让他另找高人！哎哟……”

二

贺敏回到家，爬上父亲贺景思的膝盖，搂着他的脖子，亲昵地说：“爹，赵匡胤又惹先生生气了。”

“呵呵，是吗？说来爹听听。”贺景思疼爱地看着贺敏。他就这么一个孩子，真如掌上明珠一般。

“……总之，赵匡胤把先生惹恼了，再也不肯让他迈进学堂了。”贺敏详细地说完，难过地低下了头。

“敏儿，依我看，赵匡胤所作所为倒不失聪敏智慧。说不定赵匡胤长大了，还真能有所作为呢。”贺景思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老爷，你就别教敏儿学他了。说来也奇怪，那赵弘殷将军是个知书达礼的人，赵夫人也贤德淑惠，怎么就管教不好他们的儿子呢？整天闹得乌烟瘴气、鸡犬不宁……”母亲在旁边急急地抗议，顿了顿，看着贺敏粉妆玉琢的模样，很是担忧地叮嘱，“敏儿千万要离那个赵匡胤远一些，省得让他带坏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娘。”贺敏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想着赵匡胤纵马驰骋的雄姿，佩服得不得了。

“敏儿，回房休息去吧，等会儿叫你吃饭。”贺景思把贺敏放下来，对她说。

“嗯。”贺敏点了点头，漆黑闪亮的眸子扑闪扑闪，模样十分惹人怜爱。

贺敏进了房，贺景思与夫人相视一笑，满是欣慰。与赵匡胤不同，贺敏总是乖巧听话，善解人意。

可是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乖巧听话的贺敏刚进房不久，就拉着赵匡胤的手从后窗顺到后院里，从后门偷偷地跑出去玩了。

翠竹山，林高草密，鸟虫的鸣唱此起彼伏，到处一派生机。

“赵匡胤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贺敏个子小，有点儿跟不上，一边小跑着一边问他。

“打架！”赵匡胤回答得干脆利落。

“打架？和谁？”贺敏一听，又紧张又兴奋。

“和龙王庙里的一群小叫花子。”

“为什么要和他们打架呀？”

“是他们约我来的，因为我那天拦着一个小叫花子不让他偷人家东西，他打不过我，说今天要让他兄弟们教训我，呵呵……”

“呀，就我们两个人？”贺敏一听他要和一群小叫花子打架，立刻收住了脚，“我害怕，我不敢去。”

“怕什么呀，他们打不过我，你放心！”赵匡胤胸有成竹地拍了拍胸脯，拉着贺敏继续往前走。

走了好一会儿，两人来到了龙王庙，刚站稳脚，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就冲出来指着赵匡胤嚷嚷：“就是他！他就是那个坏我好事的小子！”

话音刚落，十来个孩子呼啦啦拥了上来，把两人围在了中间。

“怎么，想以多欺少？”赵匡胤冷笑一声。

“哼，就你们两个，我们几个就收拾了，用不着我们大哥、二哥出手！”几个小叫花子轻蔑地说。

“呵，吹牛谁不会，谁是你们大哥二哥？”赵匡胤面无惧色，大声问。

有两个男孩抱着胳膊趾高气扬地迈前一步，就听有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大哥石守信，二哥王审琦！如果你能打得过他们，你就能当我们的大哥！”

借着庙堂里香客们燃起的油灯，赵匡胤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两个少年。

这两个少年长得很壮实，虽然蓬头垢面，仍然气宇轩昂。那个叫石守信的，浓眉大眼，虎气生生；那个叫王审琦的眉目俊秀，但从他满脸挑衅的神气，能看出这是个心高气傲的家伙。

赵匡胤不慌不忙，把贺敏往身后一带，说：“打架前，先请各位看我要一路拳脚如何？”

“就你？还会要什么拳脚？”石守信不以为然地冷哼一声，但还是往后退了一步，让出一块空地，冲赵匡胤歪了歪脖子，示意他可以开始了。

赵匡胤先稳稳地扎了个马步，然后身形一闪，紧接着凌空一跃，瞬息间施展开手脚，四面出击，虎虎生风地耍弄了一通。

围观的孩子们先是不以为然，接着就傻眼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了。

赵匡胤打完了，面不红，气不喘地收住了身形，冲那些小叫花说：“来，谁来和我过过招儿啊？”

大家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不敢动了。愣了半晌，石守信还是上前一步，拉开架势，做好了决斗的准备。

“先让你三招！来！”赵匡胤豪爽地冲他招了招手。

石守信一咬牙，猛地一记扫堂腿，直取赵匡胤下盘，上面也不闲着，双拳抡动连环出击！

赵匡胤背着手左躲右闪，石守信硬是连他的衣角都没碰着。众人紧张地观望着，贺敏捂着嘴巴蹲了下来，她腿软。

转眼，赵匡胤就让过石守信三招。他笑吟吟地看着石守信，似乎他不是在进行决斗，而是在玩游戏。

石守信又急又恼，拳脚越发用力，步步为营，连出杀招儿。无奈赵匡胤技高一筹，就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还是伤不到他。

石守信不由心浮气躁，瞅准了赵匡胤就是一个熊扑，只想着把他掀倒了暴揍一顿好出出气。不想，赵匡胤往后一个鹞子翻身，避开了石守信的攻击。反倒是石守信收势不及，往前直扑过去！

赵匡胤刚才站的地方后面有一块突起的岩石，如果石守信就这么扑下去，非死即伤！众人似乎预见到了石守信额头崩裂、脑浆四溅的可怕情景，一时惊恐万状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见赵匡胤风一样掠过来，伸手在石守信的胸前一拨，在他背后一挡，离石寸许的石守信便稳稳地站住，脱离了险境。

“啊！”众人惊呼，敬佩地看着赵匡胤。

“来，再来！”赵匡胤让开一步，又冲石守信招手。

“在下惭愧，多有得罪！多谢及时救助之恩！”

刚才，眼看着那块棱角分明的岩石近在眼前，石守信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，没想到他视为敌手的赵匡胤会及时出手救他！赵匡胤这份胸襟和气魄，比他精湛的武艺更令他折服，他输得心服口服！

“举手之劳不足挂齿。来，兄弟几个，别愣着，继续！”赵匡胤不以为意，扶起石守信，又冲王审琦他们说。

王审琦从震惊中回过神儿来，看到石守信好好地站在那里，不由长吁了一口气，当下双眼潮红，上前一步抱拳颌首：“兄弟武艺高强，宅心仁厚，我等自愧不如！如若不弃，我等兄弟愿意拜服追随，请问高姓大名！”

“他是赵匡胤！”这会儿，贺敏来精神了，崇拜地看着赵匡胤，脆生生地介绍，“他是赵弘殷赵将军的儿子，从小就练武，还跟着赵将军上过战场打过仗呢！”

石守信和王审琦听了越发敬佩，不约而同抱拳鞠躬：“赵大哥在上，请受小弟们一拜！”

“大哥……”众人振奋，齐齐拜倒。

赵匡胤开心地笑起来，满怀豪情地说：“兄弟们请起。从此，大哥与众位兄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”

一群少年欢呼雀跃……

天色向晚，暮色四合。

贺敏怕出来时间太长被爹娘怪罪，就建议赵匡胤回去。

赵匡胤从怀里掏出些银两来，放在石守信手里，说：“先拿着这些银两给兄弟们买些吃喝，以后别抢人东西，等有合适的机会，我求我爹收你们在军中谋个差事，你们就不用为吃穿发愁了。”

大家感激涕零，和二人依依惜别。

赵匡胤拉着贺敏往回走，路上，仍然要穿越那片杂草丛生、枝叶茂密的树林。走着走着，贺敏突然停下来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赵匡胤问。

“你等我一下。”贺敏扭捏地说完，就在赵匡胤诧异的目光下，小兔子似的跑到一棵大树后面去解手了。

赵匡胤摸着后脑勺纳闷了，不就是尿尿么，贺敏害什么臊呢，跟个女娃似的！

就在赵匡胤等贺敏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远处的草丛传来了 的声音，十分诡异，好像一只庞然大物正虎视眈眈地靠近前来！赵匡胤心里一惊，凝神望去，可是，天光暗淡，前面黑乎乎一片，隐约能看见些树影而已。

赵匡胤赶紧跑到贺敏所在的那棵树后面，可他发现，贺敏竟然在蹲着小解！

贺敏吓了一跳，刚要惊叫，就被赵匡胤捂住了嘴。见赵匡胤把手指放在嘴

唇前“嘘”了一声，她就不敢再作声了。

侧耳倾听，那窸窣的声音越来越近。现在听来不是一只庞然大物，而像是成百上千的野兽在行进……

赵匡胤和贺敏面面相觑。贺敏胆战心惊、直冒冷汗。赵匡胤镇静多了，他握了握贺敏的手，示意她不要怕。

随着声音的迫近，赵匡胤和贺敏惊讶地看到了数不清的人影整齐地列队走来。他们身上的铠甲闪着银灰色的冷光，裹着凛冽的杀气！

“将军，听说那个石敬瑭答应陛下，陛下帮他当了皇帝，他每年要贡献三十万匹帛及金银珠宝外，还会将雁门关以北幽云十六州等地割让给我们……”一个男人得意的声音随着夜风传了过来。

“是啊，这个石敬瑭想当皇帝想疯了。哈哈，他们自相残杀，我们坐收其利，陛下岂有不帮之理？”那个将军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和嘲讽。

原来这是夜袭洛阳城，帮助石敬瑭篡位夺权的契丹大军！他们竟然在洛阳城百姓、护军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兵临城下！

赵匡胤暗暗吃惊，赶紧拉着贺敏的手钻进旁边的灌木丛，绕到北坡的小路，急三火四地往城里跑，得快点儿把这件事告诉大人们！

两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跑回城门时，却看到那里已经战火冲天、杀声一片！赵匡胤赶紧把贺敏拉回小树林，想藏在不远处的山石后。没想到，一个契丹将领蹲在那里出恭，跟他俩对了个正着！

听到动静，那个契丹将领立刻站起来，抽出了寒光闪闪的大刀，他定睛一看，不过是两个小孩子罢了，就粗野地冲过来，只一把就把贺敏抓了过去。

契丹人按住贺敏，残忍地狞笑着，慢慢举起了刀！

贺敏在挣扎时不小心把头巾弄掉了，霎时间，顺滑的黑发披散开来……

这竟然是个细皮嫩肉的女娃子！契丹人一愣，把刀一扔，就淫笑起来，“哈哈，小女娃，陪大爷乐乐……”说着，就开始撕扯贺敏的衣服。

和契丹人一样吃惊的是赵匡胤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贺敏竟然是女扮男装。怪不得贺敏长得那么秀气，还蹲着尿……赵匡胤急中生智，趁那个契丹人不注意，抽出腰里的匕首猛地冲上去，一下子刺中了契丹人的后腰。

契丹将领身子一硬一挺，随即转过身来，凶神恶煞地看着赵匡胤，伸手直掐向他的脖子。

赵匡胤眼疾手快，跳起来扬手一划，凌厉的刀锋立刻划过契丹将领的脖子。

鲜血四溅，契丹将领像一截木头似的轰然倒下！

赵匡胤看着地上的死人愣了，这是他第一次杀人……

“匡胤……”贺敏悲叫一声扑过来抱紧他，后怕得瑟瑟发抖。

“都怪我，不该带你出来。”赵匡胤回过神儿来，歉疚地安抚着贺敏。转头四下看了看，那些厮杀的人影离这边不足百米。他当机立断，背起贺敏，低着身子，钻到树林深处隐藏了起来。

“匡胤，我怕。”贺敏抽泣地说。

“不怕，有我。”赵匡胤拍着贺敏的后背说，“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人伤害你！”

一直熬到快天亮的时候，远处的厮杀声渐渐消失了。

赵匡胤探出身来，确定没什么动静了，就返身叫贺敏。可是，当他的手触到贺敏的手时，忽然觉得有点儿异样，她是个女孩子……在此之前，两人也常常拉手，只因为心无旁骛，大家都不在意。现在却不同了，懵懂的赵匡胤脸红心跳，不由自主拘谨起来了……

三

城门战事已歇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，断肢残臂、血流成河，惨不忍睹。

赵匡胤一路护送贺敏回府。

贺景思夫妇正愁眉不展，贺夫人的眼睛已经哭肿了。

贺敏轻手轻脚地走到房门前，忐忑不安地叫了声：“娘……”

看见女儿平安回来了，贺夫人大喜过望，冲上来一把把她揽在怀里。

“敏儿，你还知道回来，你要把我和你娘吓死是不是——赵公子？”父亲贺景思刚要责怪女儿，一闪眼看到了赵匡胤，再一看，这小子还拉着他们女儿的手，当下脸色就变了，火冒三丈地冲贺敏吼道，“去！回房去！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！”

贺敏的心一提，眼泪就涌了上来。

“贺大人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该带敏儿出门去，请不要责怪敏儿……我已经知道她是女孩子了，再过几年，我一定会娶敏儿，还望贺大人贺夫人成全。”赵匡胤说。

“天啊！老爷……这、这……他这么大点儿一个孩子……”贺夫人又急又窘，看着贺景思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赵公子少年英雄，我早有耳闻。况且我与赵将军相交甚笃、情同手足，想来，这倒是一桩美差。”贺景思略一思索，和颜悦色地嘱咐道，“你暂时也不要对旁人说，省得人多耳杂，给敏儿招灾惹祸。”

“大人放心，小侄记下了。”赵匡胤鞠躬施礼。

看来，爹娘同意我嫁给他呢。贺敏虽然还不懂男女之情，却也十分欢喜。她偷偷看他，他剑眉星目、少年英姿，她打心眼儿里喜欢和他在一起。

“赵公子，你也赶快回家吧！路上一定要小心。”

贺景思这一说，赵匡胤猛地想起这件事来，他一直在外面疯跑，这一天下来，还没见着爹娘呢。这兵荒马乱的，他爹娘一定担心得要命。

赵匡胤鞠躬向贺景思夫妇拜别，急忙赶回府去。

赵匡胤刚走，贺夫人就变了脸，冲贺景思抱怨：“老爷，你怎么能轻易答应把敏儿嫁给他呢？这样的女婿我可不要！我们的敏儿长得这么美，攀个皇亲国戚也不成问题，赵将军……哼！”她一屁股坐在了檀香四角椅上，又闷闷不乐地说，“那赵将军不过是徒有虚名，也不见得陛下提拔重用；这赵匡胤也不过是一个没出息的世家子弟。敏儿可是咱们唯一的心肝宝贝儿，若是长得粗陋也就罢了，长得这般水灵，攀龙附凤指日可待！可老爷你，你轻易就……你怎么这么糊涂啊……”

贺敏听了，顿时愣住了。

只见贺景思慢条斯理地喝着茶，悠闲自在地说：“真是妇人见识！你当我真要这么把敏儿许配给他？笑话，那不过是缓兵之计，先打发他就是了。他才九岁，敏儿七岁，如果敏儿将来有更大的富贵，咱们不认账，他还能怎样？再说了，这赵匡胤长大了有没有出息还真也说不准。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攀龙附凤未必就是好事。女儿家，反倒不如平平实实嫁个好人家。我这也算权宜之计。”

贺夫人这才缓和了脸色，说：“老爷想得周全。”

原来，她爹不过是在敷衍了事，可是，他怎么可以拿她的终身大事当儿戏呢？贺敏刚要说话，贺景思就教训她：“敏儿，我和你娘本来想让你女扮男装在学堂里跟着陈先生多学些诗书礼仪，不是让你和那些世家子弟天天黏在一起混日子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怎么也是个女孩儿……特别是这个赵匡胤，人小鬼大，你少跟他来往！”

“爹！他救了女儿的命！”贺敏一急，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贺景思夫妇闻言一惊，不约而同站起来，齐声问她。

贺敏就把在城外碰到契丹将领以及差点儿死于非命的事说了一遍。她本以为，爹娘听了之后，会对赵匡胤感激涕零，没想到，她的爹娘面面相觑之后，一个个冷若冰霜。贺景思还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你竟然还记着他的恩情，简直荒唐！敏儿，你想，如果不是他拉着你跑出去玩，你又怎么会碰到这样凶险的事情！看来，我们不能再让你和赵匡胤见面了！”

天啊，爹说什么？他说不能再让她和赵匡胤见面了？这怎么可以？

贺敏刚要奋起反驳，就听到她爹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敏儿，你还小，听爹娘的没错，不要再让我和你娘操心了，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……敏儿，你该懂事了呀……”

贺敏还能说什么呢？她只好垂下头来，默默地回到闺房。

窗外，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枝头上，宁静、美好。

贺敏坐在妆台前，看着铜镜里自己消瘦秀丽的脸，想，此时，赵匡胤在做什么呢？如果他知道她爹不过是空许诺言，他会不会生气？

贺敏正想得入神，贴身丫头青娥红着眼睛走过来，满是委屈地说：“小姐，你跑去哪里啦？一转眼就不见了，害得我被老爷夫人狠狠骂了一顿。”

贺敏看着青娥笑了笑，没有出声，她的脑海里仍然满那个少年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总是会很开心。在学堂、在翠竹山龙王庙里，他都轻而易举地化险为夷。他是那么机智、勇敢、英姿勃勃，就如同这轮明月般辉光万里……

“小姐，人家难受得要命呢，你倒没心没肺地笑……”青娥抱怨不止。

贺敏回过神儿来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就担待我些吧，以后，怕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
“小姐言重了，青娥只是心里难过，有口无心发发牢骚罢了，我怎么能管小姐去哪里呢？只是，以后小姐如果要出门，先告诉我一声，省得老爷夫人问起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。”青娥急急地解释，眼圈又红了。

“好。”贺敏拉过青娥的手，安抚地拍了拍。

青娥长她两岁，可是，尊卑有别，她们是主仆，即使她再小，青娥也得对她唯命是从。就如同她和她的爹娘，即使她心里再怎样不愿意，她还是得顺从他们的管教约束……想到这些，贺敏又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“青娥，刚才爹娘也教训过我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怕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自由了，他们也许不让我再去学堂里读书了……”贺敏难过地看着青娥说。

“为什么啊小姐，你那么喜欢读书。”青娥立刻忘了自己的不快，贴心贴意地问贺敏。

贺敏看着青娥满是疑惑焦急的脸，心中滚过一层暖意，说：“那样也好，省得你老被他们教训。”

“小姐，只要你开心，我被骂几句也不算什么的。”青娥说。

贺敏点点头，转头望着那轮明月，说：“青娥，你不知道，我喜欢和赵公子在一起玩。如果见不到他，我就觉得……好没意思。”

“赵公子？你说的是那个赵将军的公子？他叫赵匡胤是吧？”青娥好奇地连声问贺敏。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他？”贺敏很吃惊，她和赵匡胤出门的时候，可是尽力避人耳目的，青娥应该没有见过赵匡胤。

“小姐，洛阳城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啊！难道你没听说过，这个赵公子刚生下来时，满屋幽香萦绕、红光盘绕，而且他从头到脚，通体都散着耀眼的金光，这金光一直到三天之后才隐退了呢！青娥还听说，赵将军那次兵败回朝，陛下本来是要治他的罪，就因为赵匡胤出生时情形怪异，陛下没敢动赵将军，还让他官复原职！”青娥如数家珍，“我还听说，那可是真龙天子降世的兆示呢！只因为皇帝对鬼神很是敬畏忌惮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降罪于赵家。不过，以后的事就说不准了……”

青娥的嘴唇还在不停地翕动，可是，贺敏连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了。那个契丹将领凶恶的模样浮上脑际，贺敏又惊出一身冷汗来。那些契丹人如野兽般凶狠恶毒，倚靠他们夺得天下的皇帝，是不是也会像那些契丹人一样穷凶极恶，杀人如麻？那他会不会忌惮匡胤的这些传言起杀心？

贺敏不由为赵匡胤担忧……

四

赵匡胤还没回来！赵弘殷在府门前急得团团转。

他现在可就赵匡胤这么一个孩子，之前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都莫名其妙

地得病死了。还好，匡胤一直很健康，又十分机敏聪明。他一直很疼爱他，对他寄予厚望。可这孩子让他操碎了心，他总是花样百出地给他惹麻烦！

下午，那个陈学究气哼哼地找上门来，数落完赵匡胤的种种“罪状”拂袖而去，扬言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了。

赵弘殷很生气，准备狠狠教训这小子一顿，他把棍子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他回来了。

没想到，临近傍晚，敌兵兵分两路突袭皇城，他仓促带兵前往城门助战，可守城的将领军士不堪一击，早已溃不成军，那些契丹将士与石敬瑭里应外合，势如破竹，已一路打进皇宫！皇帝李从珂闻讯，还没等叛军杀进皇宫，就带着一家老少自焚而亡！

整个皇城乱成一团……

等赵弘殷急三火四地赶回家，赵匡胤还没回来。

夫人杜氏担心得不得了，开始哭哭啼啼，说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就跟他赵弘殷没完。

赵弘殷满肚子火硬生生被杜氏给吓回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赵匡胤的担忧。他不知道他的宝贝儿子赵匡胤是不是还活着，至于其他的事，他可没有心思去管了。

杜氏哭晕过去了，赵弘殷心急如焚，派人四处去找，又让下人们举着灯笼排在各个路口，自己干脆就守在大门口，探着脖子望眼欲穿。

就在赵将军等得几乎绝望的时候，赵匡胤蹦蹦跳跳地回来了。

赵弘殷这个气啊，又这个高兴啊，结果就什么也顾不得了，上前搂住赵匡胤，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。

“爹，别看了，我好着呢。”赵匡胤一看他爹竟然没有教训他，开心地笑了。

“你是没事！这么长时间你跑哪儿去了？把你娘都气病了！”赵弘殷一看儿子好好地，松了一口气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娘病了？要不要紧？”赵匡胤大吃一惊，撒开腿就往母亲杜氏屋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娘。

说也奇怪，杜氏本来昏昏沉沉地，赵匡胤这一叫，立刻回过神儿醒了过来。看到儿子活蹦乱跳地站在眼前，杜氏总算安心了。

“生逢乱世，不示闻达，但求平安。”赵弘殷叹了口气说，“匡胤，赶紧去睡吧，明天一早，爹还要上朝，用不了几天，石敬瑭就要登基了，也不知道